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7】

青藏高原的 历史与文明

石 硕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7】

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

石 硕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图亚 特邀编辑:任小波 封面设计:李建雄 技术编辑: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石硕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7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80057 - 765 - 9

I. 青... II. 石... III. 藏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3956 号

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

石硕 著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17.25

印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445 千

书号:ISBN 978 - 7 - 80057 - 765 - 9/K · 156

印数:1500 册

定价:31.20 元

■ 责任编辑：图 亚

■ 特邀编辑：任小波

■ 装帧设计：李建雄

■ 设计助理：仁增旺沐

■ 技术编辑：姜 宏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专刊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

平措次仁	朱晓明	陈高华	陈得芝
恰白·次旦平措		蔡美彪	

主编

拉巴平措 陈庆英

副主编

巴桑旺堆 周 源 张 云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马丽华	王 尧	巴桑旺堆	王维强
邓锐龄	石 硕	冯 智	冯 良
毕 华	次旺俊美	陈庆英	陈 楠
拉巴平措	林冠群	张 云	沈开运
周伟洲	周 源	格 勒	强俄巴·次央
廉湘民	熊文彬	喜饶尼玛	

《西藏通史》系列丛刊总序

拉巴平措 陈庆英

从2002年年中开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国家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西藏通史》。本丛刊汇集出版的是该课题的一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

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全区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8%。西藏自治区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相连，东面与四川省、云南省相连。另外，西藏自治区还从西北到东南沿喜马拉雅山脉漫长的边界线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接界，国界线长达4000多公里，是中国的国际边界线最长的省区之一。西藏自治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据1993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西藏全区人口为228.88万，其中藏族占95%以上，其他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等。

西藏地方处于东亚和南亚、中亚交汇的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特殊，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地方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西藏通史》的课题要

求，就是要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反映西藏自治区的地方历史发展过程，展现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通史》与现今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通史一样，属于地方通史的性质。

西藏通史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时间上说，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有上万年的人类活动的历史，沿用至今的藏文的历史在1300年以上。从领域上说，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演变都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这些领域的许多部分的学术研究还很薄弱，还有许多重要的课题需要从整理资料入手，进行开拓和探索的工作。在资料方面，西藏通史的大量的内容记载在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的史籍和档案中，学术界对此已经做过很多汇集和整理的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没有整理公布。利用藏文、汉文史料还有许多翻译、比对和综合研究的工作，这些都是很难在短时间里能够完成的。另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的藏学研究成果）也需要整理和吸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争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西藏通史和作为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的藏族的民族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写作《西藏通史》的时候就遇到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的问题。根据藏族历史和西藏地方历史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本书的内容处理上，在元代划分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以前，是以西藏地区为主，包括藏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也即是包括了甘青川滇藏族地区的一些历史，在元代以后则是西藏地区本身的历史。这样处理也比较符合西藏地区几千年来始终是广大的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的历史事实。

由于《西藏通史》课题涉及的内容广泛和具有的难度，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完成，在课题立项以后，我们向西藏、青

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地的藏学界的同仁请求帮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专家参加了部分分卷和章节的编写工作，有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宝贵的资料，或者提供了自己有关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界同仁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我们非常钦佩，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谢意。同时考虑到许多专家学者耗费大量心血而凝结成的许多成果，不能在《西藏通史》的正文中完全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编印内部参考资料的同时，得到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决定将部分与《西藏通史》有关的研究成果以《西藏通史》系列丛刊的形式出版，一方面体现我国藏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同时通过这些成果的出版，为西藏历史和藏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打下更好更宽的基础，促进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特别是西藏历史的研究工作更快地发展。

目 录

上 编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3)
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形成·····	(17)
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 ·····	(29)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 ——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义的 释读·····	(41)
从有关止贡赞普父子的记载看藏文史料的两个 传承系统·····	(63)

中 编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 川西高原的迁徙·····	(81)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 ·····	(98)

聂赤赞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考	(116)
七赤天王时期王权与苯教神权的关系	
——兼论西藏王政的产生及早期特点	(136)
隐喻与权力:藏地古代的谜歌	
——德乌(Ldevu)	(152)
松赞干布时期佛经翻译问题考辨	(167)
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	(181)
金城公主事迹中一个疑案的研究	
——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问题的考证	
.....	(193)
论大非川战役以前吐蕃以唐蕃和亲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及	
与其强盛的关系	(206)
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	
——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222)
达磨灭佛对佛教在藏区传播趋势的影响	(240)
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历史作用	(257)
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	
——13 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	
.....	(274)
清朝前期治藏特点及相关问题	(289)
论 18 世纪前期西藏政治的世俗化倾向	(305)
格鲁派的兴起及其向蒙古地区传播的社会政治背景	
.....	(318)
民国时期西藏政治地位辨析	(331)

下 编

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	
——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	(359)
试论康区藏族的形成及多元化特点	(377)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	
——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392)
汉代的“笮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	
——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407)
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	(423)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437)
“旄牛种越嶲羌”考辨	(454)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465)
附国与吐蕃	(475)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497)
川西藏区的民间宗教形式	(515)
《格萨尔》英雄史诗与康巴文化精神	(530)
后记	(539)

上 编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藏族是一个特殊的高原地域民族。就世界范围而言，无论是藏族所居住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域，还是藏族为适应这一几臻于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环境而创造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厚重的文化，二者均是独一无二的。而藏族的文化与其所居住的高原地域环境无疑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高原地域特点乃是藏族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但我们必须看到，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环境本身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这主要由于青藏高原地势高峻、气候干燥寒冷、大气中含氧量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对外交通不便等等。这种情况不但使周邻低海拔地区的民族向青藏高原的发展和渗透较为困难，同时也使藏族向周边非高原地区的发展存在着自身适应问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形及高原生态环境的限制。以此推理，藏族似乎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藏族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始终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惊人的开放特征。这一特征是耐人寻味的。为此，本文将就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之内在联系作一初步的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开放特征与藏族的历史发展

关于藏族文化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曾流行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这就是“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这两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主要是文献记载、传说、人种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材料，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从青藏高原及相邻地区的考古发现材料所揭示的事实，我们已有足够理由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青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及其文化尽管有着土著的源头，其土著文化系统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但青藏高原的土著文化却绝不是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反，是在不断与周边相邻地区各原始居民群体发生交往、联系或融合，不断广泛地吸取外部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为例，卡若文化一方面具有较浓厚的土著文化特点，但另一方面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较广泛地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也系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同时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1][2]}。这反映了卡若土著居民与外部相邻地区的原始居民，特别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已存在相当规模的交往、联系与融合。此外，在新石器时代以藏北为主要分布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其特征、类型和技术传统与我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2]，故有学者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3]。细石器是从事游牧和狩猎居民的文化遗存，由于游牧和狩猎生产方式有较大流动性，活动范围大，所以藏北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具有较大一致性是

不难理解的，它直接反映了藏北细石器居民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居民群体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往。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最早诞生于西藏高原的古老而又灿烂的象雄文明，也同样是在大量吸收来自西部的印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象雄文明的两大标志是产生了西藏最早的宗教——苯教和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然而，苯教的形成与象雄文的创制却均与吸收外部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据苯教典籍记载，苯教起源于达瑟（stag - gzig），并记载苯教的始祖辛绕来自象雄西部的某个国家。藏族学者才让太认为，“达瑟”是对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的统称，这是很有道理的。此外据国外学者研究，苯教曾受到古波斯祆教二元论的影响，才让太也认为：“辛绕宗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祆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4]《贤者喜宴》中也记载止贡赞普时，“其时，自天竺及大食交界处的古然瓦扎地方，得到了外道阿夏本教……王对这些本教徒奉为上师”^[5]。可见，西藏苯教的形成与其吸收西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此外，苯教文献中一致记载象雄文是从西方的达瑟文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spungs - chen）和邦琼体（spungs - chung）演变为象雄文的玛尔钦体（smar - chen）和玛尔琼体（smar - chung）。达瑟文属哪一国文字现已无法考证，但今天从古克什米尔语、古旁遮普语和古梵语中却能找到许多与象雄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对此，才让太作了如下解释：“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6]由此可见，西藏西北部地区所以能在很早就产生出如此发达的文明，这与象雄游牧部落同中亚和西亚地区所进行的交往和联系并大量吸收了上述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象雄之苯教向雅隆吐蕃和苏毗地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西

藏高原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西藏高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藏族先民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本身即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开放特征。

吐蕃王朝时期是青藏高原社会大开放和大发展的时代，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形成和奠基时期，同时也是藏民族这一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然而这两个过程却是通过吐蕃社会的全面开放和向外开拓来完成的。因此，开放性发展可以说是吐蕃时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点。吐蕃时代的大开放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向外扩张。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即以向外的开拓和发展作为立国之本，并展开了持续达200年之久、强有力和全方位的向外武力扩张。吐蕃武力扩张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作为一个高原王朝乃是极为罕见的。在扩张之鼎盛时期，吐蕃势力曾东取长安，北占西域之四镇，西抵中亚各国，南达尼婆罗和印度恒河流域。此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言：“彼吐蕃者，西陲开国，积有岁年，蚕食邻蕃，以恢土宇。高宗朝，地方万里，与我抗衡，近代以来，莫之与盛。”不过，吐蕃扩张之最大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却是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并将青藏高原范围内众多的部落和部族纳入了其统治之下。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标志着青藏高原各部落和部族从过去分散和多元状态开始迈向了一体化的进程，这无疑为藏族自身之形成奠定了基础。这表现于两点：（1）吐蕃王朝的扩张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青藏高原地域的统一，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族的地域分布格局；（2）吐蕃王朝首次将青藏高原地区原分散和互不统属的众多部落和部族在政治、军事上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加之其统治时间长达两百余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征服与被征服各部之间的融合和同化。这不但奠定了藏族的根基，也大体框定了藏族的基本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吐蕃王朝的全面扩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几乎覆盖整个青藏高原的庞大的藏民族。可以说，正是